

城市边缘地带地质灾害风险的形成与分配

——以L市H社区的地质灾害为例

陈峰焦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 730000)

摘要:在风险社会中,既存在着普遍性风险,也存在着特殊性风险,考察特殊性风险的形成与分配应从微观层面入手。文章从风险社会学的角度研究L市边缘地带H社区的地质灾害风险。在梳理技术资料获取地质灾害风险形成的自然致灾因素之后,运用口头访谈方式直接从被访问者处获得一手资料,了解其个人生活史、进入社区的不同原因与方式、居住条件、生计方式等内容,探求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该区域地质灾害风险形成的社会因素,最终得出该风险的分配原则:社会地位直接决定其风险地位。

关键词:地质灾害;地质灾害风险;城市边缘地带;社会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2)04-0028-04

一、问题的提出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是最早探讨风险的社会学家之一,他使“风险”一词成了理解现代性社会的一种核心观念,并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society)这个概念。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从生态问题入手,将生态危机视为社会危机,并在此基础上诊断工业文明所面临的困境。与贝克一样,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文明的结果。在吉登斯看来,风险社会就是日益生活在高科技前沿,无人能够完全明白,也难以把握各种可能的未来。人造风险结果的普遍化是吉登斯认为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起点和标志。以至于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1]。风险已经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组成部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风险作为这个时代的特征是那么突出,我们生活的社会因此被称之为风险社会。

事实上在风险社会中,既存在着普遍性风险,也存

在着特殊性风险。“普遍性风险是社会所有成员都面临的风险,特殊性风险是某些阶层或者群体所面临的风险。”^[2]在普遍性风险面前,例如,核战争、气候变暖,人与人之间似乎是平等的;而特殊性风险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其分配原则与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的财富分配机制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重叠:财富在上层聚集,风险在下层聚集。处于社会上层的群体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手段来规避和转嫁风险,而处于社会下层的群体除了忍受别无他法。“在这种意义上,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很大范围的重叠。”^[3]

中国目前正处在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化已成为中国新经济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但我们不得不正视,由于“城市具有强大的经济活力、丰富的物质文化条件和较多就业机会,对农村人口有巨大的吸引力,使大批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急剧增长,”^[4]城市范围从平面到立体不断扩展,使我们面临着来自城市生态环境本身的巨大压力。当人口的急剧增加超过了城市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积攒的

收稿日期:2012-05-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CMZ042)

作者简介:陈峰焦(1988-),男,浙江台州人,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

网络出版时间:2012-7-3 网络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676.C.20120703.0915.001.html>

压力便以灾害的形式释放。人为因素造成的频繁地质灾害便是城市生态风险的表现之一，尤其是城市边缘地带的边缘群体，往往成为“问题的制造者”和“风险的高危区”。这里以 L 市边缘地带 H 社区的边缘群体所面临的地质灾害风险为剖面进行调查和研究。

H 社区行政区划属 L 市城关区火车站街道管辖，位于城区南部。社区成东西带状分布，东西长约 1.5 公里，面积为 0.3 平方公里，截至 2008 年底，共有居民 980 户，2850 人，是一个典型流动人口多、背街小巷多、纯居民多、大单位少的城市边缘地区。

H 社区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四处，其中 4 处滑坡，编号为 H24、H25、H26 和 H27，一处泥石流，编号 N29。2001 年至今已发生滑坡 3 次，崩塌 3 次，泥石流 1 次。

地质灾害隐患点统计表

编号	名称	稳定性			危险特征				
		体积	现状	预测	危险对象	威胁人数(人)	威胁财产(万元)	威胁程度	危险性
H24	红山根	巨型	较差	差	威胁居民	120	500	大型	中
H25	红西村	巨型	较差	差	威胁居民楼	1200	2000	特大型	大
H26	红山根 83 号	小型	差	差	威胁居民楼	34	150	中型	中
H27	绿色市场	大型	较差	差	威胁绿色市场、居民楼	2000	3000	特大型	大
N29	老狼沟	中易发			威胁居民	300	10000	大型	中

以其住所四周至少有一面近靠陡峭山体或者临近垂直高度在 3 米以上崖坎为标准，H 社区地质灾害隐患地段现有单位 9 家，住家户 55 户，其中住家户中本地常住户 37 户，外地常住户 11 户，本市常住户 2 户，本区皋兰山乡村民户 5 户。危险程度大的住家户有 19 户，单位有 2 家，中等危险程度的单位有 7 家，住户 35 户，危险程度小的住户有 1 户，其中危险程度大的 19 户住家户中，房主为本地常住户的有 9 户，外地常住户 8 户，皋兰山乡村民 1 户，本市居民 1 户^[5]。

二、危险因素的叠加与风险的形成

L 市是典型的河谷型城市，两山夹一河的地形直接限制了城市的发展路径，城市沿着黄河成东西走向带状分布。“L 市主城区从解放初期的 16 平方公里，拓展到了如今的 221 平方公里，市区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19.5 万增加到现在的 210 万人。”^[6]随着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地形约束力的增强，河谷中的城市建设用地越来越稀缺，市区逐渐向黄河两岸扩展，直至南北两山脚下，甚至向山坡延伸，由平面开发转向立体开发。不可控的人类活动与脆弱自然地质条件相互叠加成为引发地质灾害风险的危险因素，且“人为的、社会的因素在其中所引发的作用日益明显”^[7]，最终导致地质灾害风险的形成，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开始频繁发生，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H 社区在红山根公路以南，紧挨皋兰山。皋兰山北麓原本就存在不稳定地质结构，“皋兰山滑坡处于多因素诱发复活的危险之中，若遇Ⅶ级以上地震或特大暴雨时，皋兰山滑坡均有一触即滑之势，具有极大的复活危险”^[8]。在人类进入这一地区活动之前也存在滑坡、泥石流等现象，但这也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灾害是环境变异相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种存在，是对社会主体的有害影响，都有某种社会后果，无人区发生的自然变动现象，如果其后果最终没有波及人类的话，那就是一幅大自然的奇观，而谈不上是灾害。”^[9]

解放前，L 市的主城区还未扩展到皋兰山脚下，H 地区除有几家小砖窑外，没有一户人家，到处是荒滩沟壑、荒冢丛立，弃婴时见。过去 L 市人形容这里是“日暮狼嚎红山根，夜半鬼哭坟堆中”^[10]。名为“大滹沱”和“小滹沱”，实为 L 市各煤厂取红粘土之地，白天只能听到拉土车挂木(闸木)的“吱呀”声，偶尔也能听到墓碑上老鹰凄厉的尖叫声。此地也是处决犯人之地，为 L 市最荒僻冷落的地方。人们一提到 H 地区，便如鬼魑临身，毛骨悚然，不寒而栗。1952 年陇海铁路通至 L 市后，在此建立起了简易的火车站，并逐渐发展为居民区。

通过一位曾于五、六十年代在 H 地区居住过的老住户的回忆，我们对建国后 H 地区历史变迁能有更多的感性认识：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初，父亲带着我们举家从北京迁到了兰州。红山根，顾名思义是红山的脚下。陇海铁路刚修到兰州时，红山根还很荒凉，皋兰山上光秃秃的一片，见不到一丝的绿色；山下到处都是红土路，旱天地上尘烟四起，雨天地上浓泥巴浆，红泥巴粘到鞋上甩都甩不下来。红山根原是一片野地，野狼时常出没。我们放学回家从皋兰山下走过，还能看到许多解放军烈士长眠在那里的墓地。火车通了以后，皋兰山下开始修建了铁路职工的家属区，有红山根一村、二村、三村。我们家就在三村，是干打垒的土房子。

可见，最早大批进入 H 地区的是铁路建设者，陆续还有其他单位。铁路职工家属院占据的还是皋兰山前的平地，即现在的红山根公路以北地区。这种搬迁行为是一种有组织的单位行为，背后有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其结果是我们看到的是从“干打垒的土房子”到“一栋栋靓丽高耸的居民住宅”。

80 年代之后，这里又成为外来务工人员进入 L 市后的落脚点。这种迁入行为皆属无组织性的个人行为，同时由于政府监管缺位，像开垦无主荒地一样，“先占先得、多占多得”便成为 H 社区最早的土地分配原则。在山脚下的平地分配完毕之后，人口却依然在不断涌入。于是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上山”便成为一种虽是无奈却又自然而然的选择。这一过程中必然带有挖角建房、削坡建房等破坏山体稳定性的行为，且这种

现象随着老户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新户的加入愈演愈烈,地质灾害也便随之发生。

因此,H社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的形成是从这一地区人类频繁活动之日开始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最早的居民是L市的城市贫民、外地逃荒者和打工者,甚至还有文革时期的受迫害者,皆属于社会底层人群。当地居民明知自己处于地质灾害的危险之中,但又不确定灾害将在何时何地发生时,他们正处于风险之中。

三、风险的分配——形形色色的上山群体

贝克在《风险社会》写道:“风险分配的类型、模式和媒介与财富的分配有着系统的差别。但并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即风险总是以层级的或依阶级而定的方式分配的。在这种意义上,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很大范围的互相重叠”^[1]。

虽然“上山”的居民来源多种多样,进入社区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但在仔细分析这些居民身世来历以及进入H社区的历程之后,你会发现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这样那样的故事,但他们都属于城市贫民阶层,最初进入H社区皆是迫于无奈。在面对灾害风险的时候,他们同样会陷入两难的困境:明知风险却无能为力。最终对家的渴望以及现实的无奈战胜了对风险的恐惧,他们在制造风险的同时也承受着风险所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

H社区一位老人对于生活的绝望深刻地反映了H社区居民所面对的生活窘境:“说个不好听的话,一般人不爱听,但愿这山下来,把我压在下面,我舒坦着呢,活着确实费劲。你看死是死不了,活是活不了,把人弄得难受,活在世上,她也有病,我也有病,带着这两个孩子……”

调查通过口头访谈的方式获得了受访者的第一手资料,在了解其个人生活史、进入社区的不同原因与方式、居住条件、生计方式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根据地质灾害隐患点居民的来源将其分为五个主要群体:外地农村贫民、附近单位职工、外地迁入居民、城市贫民以及租房户,并从每个群体中挑选最典型的一位进行叙述,从而揭示H社区地质灾害风险的分配原则:居民的社会地位直接决定其风险地位。

(一)外地农村贫民——我要活下去

外地农村贫民因在老家无法生存,流入L市后辗转进入H社区,迄今为止无L市户口。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能在L市扎根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1号受访者,因丧偶在农村老家无法生活,跟随之前来L市打工的儿子来到L市。先在XXH、SCM等地租房,随着生意地点的变化,遂在H社区购地建房。已在H社区居住16年,房屋为一层砖木结构,无两证,

家中10口人。

“当时我们掌柜子没有了,娃娃来咬着吃呗,娃娃就开始打工了,我的大儿子14岁,一天打工赚着8毛钱,我的娃娃一分钱没有花,给我买面买菜。就这么过,家里再没一个人了,都带过来了。到这个地方来时我们已经自己挣钱了,娃娃大了,自己开始挣钱了,这是买下的地。现在的房子是16年慢慢做下的,不是一下子做的,就是存下点钱,盖一点,慢慢盖起来的。现在我的娃娃们做生意中,一个已经在二支路,一个在九州呢。”

(二)附近单位职工——H社区是我家

这部分居民因为单位在H社区附近,单位分房或者给地而迁入H社区,是H社区的老住户。

2号受访者,因父亲是肥料公司的职工,分了单位的房子,已在H社区居住近50年,房屋为两层砖混结构,证件齐全。

“我们住这儿时间长了,一九六几年来这儿的,我们最早是从GXT搬上来的,就搬到那个三村的路口,到那儿住着的,我们是最早的一户。这个地方我们这一家也是最老的一户。”

(三)外地迁入居民——明天会更好

这部分居民皆是外地人,都希望通过进入大城市来改善各自的生活水平并最终变成城市人,他们通过工作调动、投靠亲戚、做生意等手段进入L市。虽然这部分居民不像1号受访者那样是因为面临直接的生存压力而进入L市,但他们同样属于城市边缘群体。他们最初都没有L市户口,也买不起城中心的房子,便选择H社区购地盖房,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城市梦。现在,他们都已成为L市的正式居民且房屋手续齐全。

3号受访者,因工作调动进入L市,为了自己的一套房子而在H社区盖房。已在H社区居住近25年,房屋为一层砖混结构,证件齐全。2006年7月,因兰铁林场水管爆裂,导致其地基塌陷成为危房。经多方调解无效后,房主起诉兰铁林场,法院判房主胜诉,由兰铁林场负责将其房屋恢复原貌并且支付修复期间房主的租房费用,但兰铁林场一直未切实履行判决。

“我1974年来的L市,在老家最早干的电工。工作调过来的,老家工资低呗,省会城市好一点。在老家是32.5元,到这里来是65元,那是一九七几年呢。”

“那时候铁路上没分房子,为了有房子,就在这个地方盖了房子。这个房子是1987年修的,是我自己盖得。这块地没要钱,当时盖这个房子批了个建居许可证,那时候交了1000。”

(四)城市贫民——我想有个家

这部分居民属于城市贫民阶层,没有正式工作。因为原先房屋被拆迁或成年后分家等原因而在H社区购地盖房的,房屋多无产权。

4号受访者,L市人,拆迁后经亲戚介绍在H社区买地建房。已在H社区居住8年,房屋为两层砖混结构,无证。

“我没有工作,我是打工的,给人家下苦的嘛,有啥工作,有工作了还会这样,那最起码单位上都有房,像我们这个岁数。为什么搬这里呢?那边那个是我媳妇他舅,这个户主原来是我媳妇的亲戚,他们介绍的。那时候才给着2000元钱嘛,30个平方,给了6万块钱,正好就顶上了,那个时候要给多一点就买个楼房了,买不上嘛,家里面兄弟们又多,没办法。”

(五)租房户——我只是个过客

H社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上的租房户数量很少,不是因为租客怕危险,而是因为隐患点上的房子要不是老旧不堪就是只够自用。坡下有居民专门盖了小楼出租,租金便宜,生活条件也比坡上好。

5号受访者,丈夫在L市开出租车,原先在XXH租房子,房子被拆迁后到H社区租房,目前在家带孩子,所住房屋为三层框架结构。

“我跟老公一起来L市已经四、五年了,原来在XXH住,那边平房不是拆迁了嘛,就自己找过来了,这房子房租100元。这是去年盖的新房子,就在去年啊震了一下,这倒没啥影响。这边百分之八十都是打工的,人也多,广河的、临夏的,本地人少得很。”

四、结 语

“任何一个人只要手头有必要的长期银行存折,就可以通过选择居住的地点或者自己建造居住地(或者通过买第二套住房、休假等等)来规避风险。”^[10]作为城市居民的底层,H社区居民所面临的地质灾害风险只不过是其贫困招致大量不幸风险中的一种。他们既是

风险的制造者,也是风险的承受者,除了面对这些风险,他们别无选择。无论是居民自身还是社区层面,都缺乏消除风险的行动能力,因此国家便承担起这个工作。随着红山根四村特大型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与南山路建设工程的推进,处于城市边缘地带H地区将得到迅速开发,H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预期也将得到有效治理,笔者将继续跟进调查这一过程。

参考文献:

- [1] N·Luhmann.Risk:A Sociological Theory [M]. Berlin: de Gruyter, 1993:218.
- [2] 程启军.风险社会中的阶层:涉及面、应对力与分担机制[J]. 学习与实践,2007,(10):136.
- [3] 刘群.透过风险分配的逻辑看和谐社会的构建[J]. 理论界, 2007,(9):33.
- [4] 刘世乾.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生态问题及对策研究[J]. 经营管理者,2012,(1):81.
- [5] 红山根社区.火车站街道红山根社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及单位名单(2011年)[Z].
- [6] 张云文.兰州:挣扎在河谷里的城市[N]. 科技鑫报,2011-05-04.
- [7] 董强.当代中国灾害性公共危机下的应对机制构建[J]. 长江师范学院学,2010,(6):132.
- [8] 丁祖全,黎志恒.兰州市地质灾害与防治[M]. 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175.
- [9] 段华明.城市灾害社会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17.
- [10] 王士敏.红山根旧貌换新颜[G]//中国人民政协L市城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城关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兰州:中国人民政协L市城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93.
- [11]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6.

责任编辑:万东升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Geological Disaster Risk on the Urban Fringe —Taking the geological disaster at G community of L city as an example

CHEN Fengjiao

(Northwest China Center of Ethnic Minorities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In a risky society, both universal risk and special risk exist; investigating the special risk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should be from the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society, studies the geological disaster risk at H community on L city fring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ata, geological risk forming natural disaster is found. Through the oral interview direct to the interviewees, first-hand information is obtained of their life history, causes and ways of entering the community, living conditions, and living mode etc. Based on exploring the direct or indirect social factors forming the regional geological risk, the risk allocation principle of is obtained: social status determines its risk status.

Key words: geological disaster; geological disaster risk; urban fringe; social factors